

仰止集

林如稷著

4442

仰止集

林
如
成
著

仰 止 集

林 如 稷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3 $\frac{7}{8}$ 插頁1•字数68千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懷念魯迅先生

林如稷

季世多偽儒

迅翁獨守良

狹籠猶思破

荷戟豈傍徨

素行冀啟後

未忍歌滄浪

噉草化血乳

留資孺子糧

林永晉書 時年七十有九

目 次

怀念鲁迅先生

鲁迅给我的教育	1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几个问题	12
学习鲁迅的最主要之点	24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30
鲁迅杂文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48
试论鲁迅小说的革命的现实主义	62
学习鲁迅杂文的几点理解	72
分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81
一个坚决反封建的斗士的艺术形象	97
鲁迅对劳动人民美德的赞颂	101
鲁迅将会怎样对待体力劳动	107

关于鲁迅的《无题》一诗113

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林冰骨遗作） ...117

后记121

魯迅給我的教育

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的一生，隨時隨地都在為摧毀舊中國，為促成新中國的產生而戰鬥著和工作著。他最關心的是中國人民的前途，也就是說，他最關心新生一代，把畢生時間和精力都用來給新中國幼苗“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用來扶助和培育新中國幼苗的成長。

這表現在他二十一歲時作的《自題小象》的詩句“我以我血荐軒轅”上；也表現在他那有名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最後一句話上：“救救孩子”！——這很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在走上人生道路的開始，便鮮明地告訴我們，他的個人志願和工作目的就是為祖國、為人民、為青年、為孩子們這下一代。

魯迅先生生長的时代，舊中國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之下苟延殘喘，他極渴望一個人民不再做奴隸的新中國產生，他也看到要使新中國產生和建設起來的工作，需要富有熱愛祖國的思想情感的下一代人來擔負。

因此他认为象他那样生长于旧时代而又对于旧中国社会不满和厌憎的人，便应该好好地爱护和培育新的下一代。这道理正如他所說的：“石在，火种是不灭的”。不过，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头脑，又使他同时明了旧中国的反动恶势力的重量，在封建主义統治中国、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时期，青年的生命和精神随时要受着多种的摧残与毒害的，于此，他就不得不首先挺身起来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想要在那重重黑暗势力压迫之下，在各种各样的精神麻醉和毒害之下，把中国青年幼苗抢救出来。这也正如他所說：“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但这还不够。新中国的幼苗不仅需要被重視爱护，被先驅者保卫，还需要扶植、灌溉、培育，才能够健全地成长。所以，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文字工作里，这一方面也占着相当的比重。如他为中国儿童和青年翻譯了不少有益的讀物，他的提倡儿童文学、连环图画等等，都是专为培养下一代这个目的。又如先生对革命青年和文艺青年所做的爱护工作和扶植工作，那也是举不胜举的。象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为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青年学生，憤而以辞职相爭。在“左联”时期，他与柔石、白莽他們的交往关系，已是我們所熟知的。誰只要讀过那篇《为了忘却的紀念》，便会对魯

鲁迅先生这种爱护中国革命种子的真挚热情留下深刻的印象，永久不会“忘却”。在许广平先生的《欣慰的纪念》一书里，我们也只要一读那篇《鲁迅和青年们》，便可见到不少极其动人的例子。因此，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这在我們稍知先生一生的艰苦和严肃的生活，同时他却又做了那样多的神圣工作之后，必然会感到先生这些话是极端的真诚，极端的动人！

鲁迅先生一生为新中国的产生而战斗，毛主席曾正确称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先生曾毕生以全部心血爱护和培育中国新生代，不但当时的青年人，即是今后中国一代代的儿童与青年，也将永远尊重先生的教诲，永远要向先生学习，永远要对于先生怀着诚挚的感谢之情的。

我在这里也想诚朴地来谈说一点我个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和我所受于先生的深刻的教育。

这自然是我的青年时代的事。但在此刻握笔写出之际，那许多往事情景，却仍历历如在目前！——这不是我的青年时代的一去不复返的梦想，这是我生命中最真实和充实的部分！

在一九一九年春天，我离了那时已苦于军阀混战灾

祸的四川，到北京去进中学读书。这恰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我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最早的三篇小说。虽然当时我仅是十七岁的少年，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些作品的伟大意义，但那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的确使我这样一个受过蜀中连年的灾祸和封建教育毒害的人，很为感动甚至震惊。尤其是那“救救孩子”的呼声，让我觉得这位作者鲁迅就象是正来到黑暗地狱中打救我们的天使一样！其后接着我又读了他以“唐俟”笔名写的若干条《随感录》，这些是用短峭的文字，给我们青年人指示出精辟的真理的。（“唐俟”也是鲁迅的笔名，在当时是由北京师大附中一位同学从“新潮社”某君那里听来转告我的。）我之所以会在中学时代就发展了对文艺的爱好，乃至在次年也学着写过两篇以川中兵祸为题材的不成样子的短篇小说，并且大胆地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主要就是从那时读鲁迅先生作品得来的一点启发。

不过，我对于鲁迅先生虽然一开始文字接触时便衷心敬爱，但我却从来不曾有机会亲见过先生。在一九二一年，我从北京转到上海读书，在那里认识同乡邓均吾和陈翔鹤，陈那年正在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也常爱写点东西，我们便在次年不自量力地约集几个在北京求学的朋友陈炜谟、冯至等，创刊了《浅草》文艺季刊。陈炜谟

那时在北京大学讀英国文学系，但他却选听魯迅先生讲授的《中国小說史》。《浅草》和我們另一姊妹刊附在当时《民国日报》出刊的《文艺》旬刊每期寄到北京后，陈煒謨便亲自去面送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也曾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写的《一瞥》那篇散文中提到这件事，說：“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員預备室里，看見进来一个并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就在这默然中使我懂得了許多話，阿，这贈品是多么丰饒呵！”当然，魯迅先生所說“这贈品是多么丰饒呵”，是仅指那代表我們浅草社送刊物的青年陈煒謨的“默默地”的态度說的，即是，这态度使得象魯迅先生那样一位作家当时受了感动，留下較久的印象。至于我們那时写出的东西，所办的刊物，却真是极端幼稚的。

何以陈煒謨既是魯迅先生的学生，而又会在送刊物去誠心求指教时“默默地”不发一言呢？这是我們这位朋友，他有着与我們相同的迂拘脾气，——虽然在当代的文艺工作者里面最敬爱魯迅先生，却不愿以文艺作为結交名人或自我炫耀的工具，更不愿博取伟大的前輩大师的不切当的夸奖或提携的。

然而，魯迅先生是深懂得青年心理的人^①。他在那时正用全力培育中国青年，——支持莽原社、未名社，便是典型例子，——特别是想多有一些文学事业上的青

年工作者来使他所痛心的“无声的中国”闹得有点生气，因此，他会很注意到我们这一小群默默无闻的幼稚后辈。所以，后来在一九二五年我们浅草社走散了一些人，又新加入了杨晦、蔡仪几位，改为沈钟社，在北京出版《沈钟》周刊时，鲁迅先生仍还是一直关心着，并由郁达夫先生的介绍，同陈炜谟他们往来和通信。——陈翔鹤是时已转到北京，我则在此前二年便赴法国读书了。——大致就在那不久之后，我们这几个只凭友谊与兴趣结合在一起的朋友，全是二十左右的青年人，因为各人私生活上都多少闹了一些小问题，而对想忠实献身的文艺工作也感到相当的苦闷，——这是正如鲁迅先生在另一篇文字里指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所致，——便借《沈钟》改出半月刊被上海书商拖期印出的事，在有一期上发了一点书呆子式的流行牢骚。一向抱着“工作到死之一日”的志愿的一小群青年（那是《沈钟》周刊创刊号上的《卷首语》），如今却忍受不住所谓“沙漠”似的社会“混沌”、“阴沉”、和“离奇变幻”，而要“粗暴”起来了，这也真可以说是我们朋友中一种精神上的危机发生了！但是，这时鲁迅先生针对这些苦闷的青年感到的社会的冷漠，极为适宜地给他们吹来了“热风”，给他们以安慰，鼓励，并且教导他们要能如托尔斯泰为之感动过的“野薊”那样，虽然“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因为

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可以“使疲劳枯竭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股热风便正是我在前面已提到的魯迅先生后来收編到散文詩集《野草》里的最后一篇《一覺》。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我那时在法国讀到我在前面夹引和下面摘引的那些富有詩意和热情的話句，曾流过半夜热泪的：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着。

……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們是綽約的，是純真的，——阿，然而他們苦恼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們。

……

在这里，我只再补充出这一点，便更可了解我和沈钟社少数朋友，对于魯迅先生感激之情会是如此深沉和永久的理由。魯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时，正是在那年“三一八惨案”后半个月，当时他一面与那些自称“正人君子”其实是北方軍閥的叭儿狗們战斗，一面还要为避反动段祺瑞执政政府的通緝迫害，而不得不同許寿裳先生他們暫行移在一家起居頗不方便的医院里去居住，同时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正常派飞机来轰炸北京城，魯迅先生在文中一开始就提到过这一点的。写这一篇那天是“四

月十日”，正是先生避難期中一次偶爾回家看視時在匆忙中提筆的。而這之前九日寫出那有名的《紀念劉和珍君》，前二日又還寫了《淡淡的血痕中》，都可看出先生那段时间情感的激動和緊張。眼前的大鬥爭是何等的尖銳、劇烈，先生自己的處境又是在被迫害和冒危險之中，他却關心到、同情到這幾個情感脆弱和患幼稚病的文學青年！

是的，我們這一小群迷途徬徨的青年，連當時不在北京的我在內，就是因為得到了魯迅先生吹來的這一股熱情之風，從此便有了魂靈上的鼓勵，也自不再敢輕于粗暴或消沉散漫的了。自然，我們因為能力太薄弱和受各種事實限制，特別是在當時小資產階級思想情感還在我們身上占着支配的主動地位，又與中國的社會革命鬥爭實踐結合得頗不緊密，所以後來許多年在工作上真是做得極少，乃至全無一點滿意的成績。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對於人民教育和文學活動，却幸而是始終堅持着的。這種態度如果可勉強比附為魯迅先生在《兩地書》里所說的“鏤而不舍”精神，那麼我們也可以不過于自卑的說，却是至今都保有的吧？魯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在寫的《導言》上還稱許“沈鍾社却確是中國的最堅、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②，當然地，這使我們一面很覺慚愧，一面也很為感謝的。至低，我們可以實事求是地說，經過了三

十多年这样长一段岁月，我們几位朋友，从不曾在反动統治橫行时期怯懦地倒下，——只有陈煒謨不幸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病故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教学崗位上！——我們也始終不曾借文艺这块招牌来招搖，乃至不致变成如魯迅先生所厌恶的“空头文学家”，都还总是得力于魯迅先生那一点同情和教誨的。

十几年前，馮至为魯迅先生的《一觉》写过一首感謝的詩^③；解放前二年，陈煒謨在一次对川大学生文艺团体講話时，为了鼓励青年人与反动派作韌性的战斗；也提到魯迅先生对于沈钟社的关怀（見一九四八年《民訊》月刊創刊号：《我所知道的魯迅先生》）。我在十年前，又曾把这件于我們一生有大影响的事，簡略地写在为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所作短文《微薄 的 謝 意》里。真的，魯迅先生对我們的爱护是那样的深厚，而我們能答謝給先生的，却的确是太微薄了。現在，我們的朋友之一陈煒謨已离开人間；但楊晦在北大教学，他定的科学研究計劃便是魯迅作品方面的专题；我也不自揣冒昧地上期勉力指导同学的“魯迅研究小組”，同时定下期要开出《魯迅研究》課程。在今年当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們願以此来为先生的紀念。——至于我之再一次向青年們提及此事，主要是頗期望中国青年知道魯迅先生怎样为新中国的产生工作了一生，怎样为扶植中国新生代幼苗而費去了許多心血和精力，我們应

当要好好地多学习鲁迅先生这种精神！这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对中国青年的种种培育成绩，将永远会为中国一代代的青年所重视、所宝贵，而先生的伟大精神就真正的将永垂不朽！

一九五六年十月，于四川大学。

-
- ① 最近李霁野同志在《忆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见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报的《文艺报》第十三期），也曾提到这一点，说先生遇见那时一些青年人的“悲苦寂寞心情”这特征，“他的感觉就特别敏锐，他的关怀也就特别亲切”。又说：“他在纪念韦素园的文章中说，未名社的几个人笑影少。这是真实情形。沈钟社的杨晦、馮至、陈翔鹤、陈炜谟，他都常常提到，很喜欢他们对文学的切实认真态度。不过他也觉得他们被抑郁沉闷的气氛所笼罩。鲁迅先生对我们的劝告，和这些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多方面地鼓励我们，不使我们陷入消沉悲观之中”。
- ② 《沈钟》周刊出过若干期，现在因刊物多年前在战乱期中丧失净尽，我们几个人自己也追想不起了。前期的由北新书局印出的《沈钟》半月刊，也只记得只出了十六期和一期特刊，以后在一九三二年由我与杨晦在北京复刊的，也仅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出至三十四期便又不得不因写稿人分散，终于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已计划好再恢复，但因事实所限，未能办到。
- ③ 馮至这首诗见《十四行集》（一九四八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兹抄录于下：

在許多年前的一个黄昏
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瞥”；

你不知經驗过多少幻灭，
但是那“一覺”却永不消沉。

我永久怀着感謝的深情
望着你，为了我們的时代，
它被些愚蠢的人們毀坏，
可是它的維護人却一生？

被摒棄在这个世界以外——
你有几间望出一縷光明，
轉过头来又有烏云遮盖。

你走完了你艰險的行程，
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
曾經引出你希望的微笑。